

# 中国—东盟研究回顾与展望(下)

要集中在智库和高校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用性较强。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印尼的哈比比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尼大学东盟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菲律宾马尼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其次，研究人员大都留学欧美，其研究范式遵循欧美路径。东盟国家的智库或学术机构的学术队伍以年轻人为主，大都拥有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英文十分流利，沟通能力较强，并在当地获得相关学位。这些研究人员对中国—东盟研究大都采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其研究路径是西方在东盟的翻版，与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差别。

再次，研究成果大都以英文或本土文字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影响不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

## 新时代新研究：提炼理论 精耕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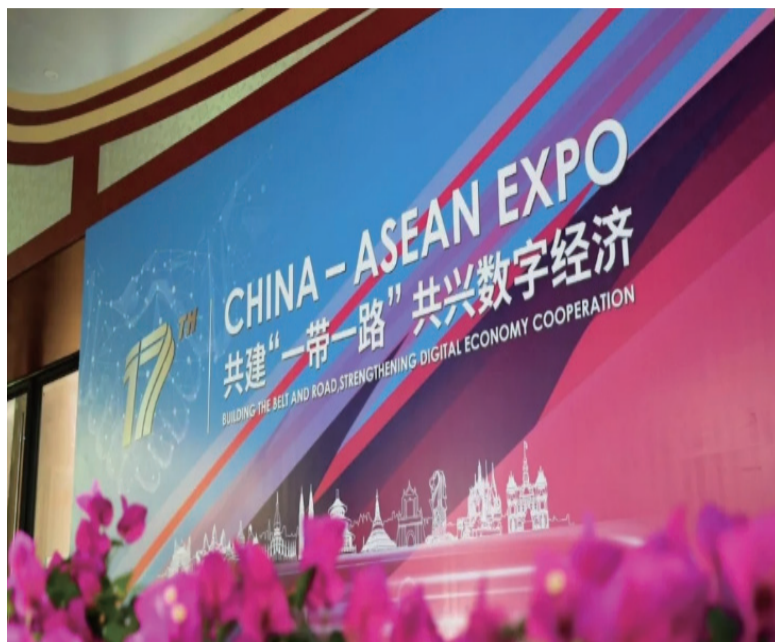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看，东盟与中国的关系都日益重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中国和东盟率先打开“绿色通道”和“快捷通道”，走在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抗疫的前列。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盟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确定性，为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加了风险；东盟地缘环境的复杂性，给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添了难度。因此，中国学界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特征，为稳步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东盟合作作出贡献。

## 对中国—东盟合作展开理论研究

总的说来，中国—东盟合作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许多中国—东盟合作的实践是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突破了前人或西方区域合作的范式，比如两国双园模式、跨境经济走廊等。这些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实践，需要学界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以便更加深入地开展这种合作。此外，对中国—东盟合作需要做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应服务于中国—东盟合作中长期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



## 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一角

目标。

## 对东盟国别问题展开精细化研究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不了解国别的内政，就很难把握这个国家的外交方向。东盟国家国情千差万别，既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如越南和老挝，也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等。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绝对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总统共和制国家。在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时，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培养真正的国别问题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细化研究，并长期跟踪、积累。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针对东盟国家千变万化的国内政局，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撰写相关政策咨询报告，为国家提供学术和智库政策供给，以

更有效应对变局。

## 展望前景：聚焦重点议题 加强合作研究

中国—东盟合作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塑造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的重要平台。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理念新实践，将首先惠及周边，而东盟国家则是其中最先惠及的地区。未来，中国—东盟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 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

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的不平衡现状，开展更多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这种合作研究在一些高校和智库已经开始。比如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与澜湄相关国家智库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开展研究，并共同发表智库成果，服务于澜湄合作机制。

## 前瞻性研究是内

在要求。中国—东盟合作一年一个台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规律可循，需要对未来10—3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展前瞻性研究。这种前瞻性研究需要立足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实际，聚焦双方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以及各自中长期战略规划，为中国—东盟合作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 焦点议题是研究重点

对中国和东盟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研究，也是一种倒逼研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比如对关于南海和平与稳定、自贸区升级、跨境经济合作区、次区域合作的包容性、政治转型的脆弱性等焦点议题的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东盟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机遇期。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经略好中国—东盟合作，不仅造福自身，而且将惠及地区乃至全球。做好中国—东盟研究应该处理好“中国视角”与“他国视角”的平衡，既关注自身需求与目标，也照顾他者的关切与利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许利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